

邵阳诗韵

“诗圣”亦有邵桂词(外一篇)

刘宝田

“诗圣”杜甫到过岳阳，穷困潦倒于岳州街头卖字度日。他没有踏进过邵州这块宝地，但他的如椽之笔却给我们留下了《奉送十七舅下邵桂》的诗：“绝域三冬暮，浮生一病身。感深辞舅氏，别后见何人。缥缈苍梧帝，推迁孟母邻。昏昏阻云水，侧望苦伤神。”

其十七舅何人？具体到“邵桂”什么地方去？去做什么？都无从查考。诗人在什么地方写这首诗，也不知道。从诗中看，只知道这诗作于杜甫晚年潦倒悲苦的境遇之中。诗中也未具体写到“邵桂”的人、事、景、物，而只是抒发了诗人送别十七舅的凄清愁苦之情。前四句写自己的境况和心情：

“在这偏远的地方，在这深冬的傍晚；疾病缠绕的身体，倍感浮生的苍凉。舅氏远行去邵桂，余心无限的感伤；你我依依惜别后，何时还能见亲房？”

接下来两句，推想十七舅到邵桂，也会坎坷困顿，令人担忧：

“舜帝巡行的苍梧，飘渺遥远的蛮荒；你像择邻的孟母，难有宜居的屋场。”

我困居此地，诸事不顺，你去到远方，亦前程难卜，艰危未料。因己推人，凄苦无奈：“雾漫云浮的昏暗，阻隔送行的视线；倾侧遥望着远影，涌动满腔的悲伤。”

字字离情，句句悲凉，透露出盛唐衰落之后的凄苦惆怅，沉郁悲怆，与少陵野老

在安史之乱期间和之后的许多诗作的风格情调高度的一致。“苦瓜和尚”石涛在谈绘画时有一句名言：“笔墨当随时代。”绘画如此，为诗更是如此，个人的情调总涂抹着时代的色彩。其实，不是“当随”，而是“必随”“总随”。“当随”是指艺术家要主动地把握时代脉搏，作品要积极在顺应时代的潮流。其实，不管艺术家是否主动、积极，他的作品无论如何超脱不了时代的基调，洗涤不了时代精神色彩的浸染。一时代的作家、诗人、画家，作品中总附着时代的影子。

张刺史邵陵怀古

张刺史指张谓。张谓，字正言，河内（今河南沁阳）人，唐玄宗天宝二年（743）进士，历经肃宗，至代宗大历初年任潭州刺史。唐高祖李渊武德三年（620）改长沙郡为潭州府，辖地包括邵州。刺史任期，张谓有《邵陵作》云：

尝闻虞帝苦忧人，只为苍生不为身。已道一朝辞北阙，何须五月更南巡。昔时文武皆销铄，今日精灵常寂寞。斑竹年来笋自生，白蘋春尽花空落。遥望零陵见旧丘，苍梧云起至今愁。惟徐帝子千行泪，添作潇湘万里流。很明显，这是凭吊大舜南巡的怀古之作。《尚书·舜典》记云：“五月。南巡守，至于南岳，如岱礼。”用像祭祀泰山一样的礼节

祭祀南岳。《史记·五帝本纪》的记载更细致一点：“帝尧老，命舜摄行天子之政……岁二月，东巡狩……五月，南巡狩；八月，西巡狩；十一月，北巡狩……五岁一巡狩。”

舜帝治理天下，亲历亲为，了解四方民情，风霜雨雪，关顾民间疾苦。终于，以劳顿奔走而逝于山野：“践帝位三十九年，南巡狩，崩于苍梧之野，葬于江南九嶷，是为零陵。”苍梧，即九嶷，属南岭山脉之萌渚岭，北连衡岳，南接罗浮，纵横2000余里。大舜南巡，曾踏露霖云霞而至邵阳，曾在新宁、东安接壤之高茶园，教邵阳先民制茶，开邵阳茶业之先河。又在夫夷河畔见奇山异水，曰“山之良者”，遂有“崑山”之名。但无典籍可考，是在第几次南巡期间，亦不知具体年月。相传舜逝于苍梧，二妃娥皇、女英往寻，于九嶷山下抱竹痛哭，泪染青竹，泪尽而亡。于是，竹成斑竹，又称潇湘竹，令后人千古凭吊兴慨。张谓的诗即是此中一例。

《邵陵怀古》前四句记述舜帝为民勤政之事，赞颂其“只为苍生不为身”的伟大情怀。中四句写大舜和二妃逝后的千古悲凉，抒发无限追思之情。结尾四句写自己“遥望旧丘”的愁绪，像“帝子”一样，“泪添”“潇湘万里流”。借怀念大舜为民献身的典范，暗寓自己理政潭州的寄托，其词也真诚，其情也悲悯。虽其治潭史无褒记，但其初心不可谓不仁。

思想者营地

趣话冠军、亚军与季军(外一篇)

张天野

体育比赛，常把前三名称为冠军、亚军与季军。也许您会有疑问，比赛又不是行军打仗，怎么都跟“军”扯上关系呢？

其实，体育比赛确起源于军队，无论东西方都一样。许多体育项目就直接脱胎于军事训练，像骑马、射箭、跳高、跳远、掷标枪、游泳等。这样看来，以“军”命名比赛前三名就不足为奇了。

比赛有“三军”，现代军队有海陆空三军，古代军队亦有三军，哪三军？曰前、中、后三军，曰左、中、右三军，曰上、中、下三军。所谓冠军，实是“勇冠三军”的缩写。一般认为冠军源自西汉大将霍去病。霍去病以其骁勇，痛击匈奴，被汉武帝任命为骠骑将军，封冠军侯。这以后，魏晋南北朝均设冠军将军，唐朝也没有冠军大将军官衔。直到清朝，护卫帝王的銮仪卫及旗手卫的首领，也称为“冠军使”。那么是否还有比霍冠军更早的冠军呢？有。《史记》提到过两位。一位是秦末项羽掌权前的“老板”宋义，宋义英勇善战，被楚军称为“卿子冠军”。另一位是项羽的部将英布，司马迁说他“布常冠军”。只是宋冠军、英冠军的声明远逊于霍冠军，这才失去“冠”名权。

亚是次一等的意思，亚军也就是低于冠军的优胜者；诸子百家中孟子号亚圣，项羽尊称范增为亚父，均是此意。还有一种说法认为，霍去病成冠军后，后人经常提到另一位西汉名将周亚夫，周亚夫自然成了首位亚军。

至于季军，季是排行，用在兄弟排行里是伯仲叔季，季居

第四。用在季节里是孟仲季，像春天可分为孟春、仲春和季春，季居第三。季军就取了季节排行。为啥不取兄弟排行呢？三军三军，不是四军，当然要取接近的排行了。有人说反正季排最后，季军就是老末。不然，季军虽是三强中的老末，实力还是很突出的，形容老末的还有一个专有词汇：殿军。殿军就是殿后之军，史上最有名的殿军是那位“解名近处是孙山”的孙山啦。

涂鸦因何叫涂鸦

有两种涂鸦。

一种是中国涂鸦。唐朝有位诗人叫卢仝，他有首《示添丁》诗说：“忽来案上翻墨汁，涂抹诗书如老鸦。”说他的儿子乱写乱画，涂抹得像乌鸦似的。后人从诗中提炼出“涂鸦”两字，用以比喻书画或文字稚劣，且多用作谦词。如明朝的管时敏有诗云：“我嗟涂鸦手如棘，屡欲从君问奇画。”小说《孽海花》第十四回说：“这是小女涂鸦之作，贤弟休要见笑。”

另一种是美国涂鸦，一种户外行为艺术。准确地说，这是英语 graffiti 的意译。1966年，美国的费城和宾夕法尼亚州，有人将自己的绰号以及自家门牌号之类涂绘于墙面等介质上。后来，graffiti 逐渐扩大到汽车、火车和车站站台等不同表面上，墙不再是唯一的介质。

严复先生曾说翻译要讲求信、达、雅三字。用涂鸦来翻译 graffiti，将中国古典与外国现代艺术完美结合，真可谓形神兼备，神来之笔呢。

史海钩沉

邵阳地方文化三题

易立军

资水

资水是邵阳的母亲河，但见诸传世文献的记载比较晚。《汉书·地理志》载：“路山，资水所出，东北至益阳入沅，过郡二，行千八百里。”前不见资水面目，后来一段很长的时间也对资水语焉不详，直到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才有比较翔实的记载。有人觉得奇怪，为何《禹贡》《山海经》对资水只字不提呢？其实，上述典籍暗含着资水的信息。《禹贡》载：“江、汉朝宗于海，九江孔殷。”《山海经》卷五载：“澧沅之风，交潇湘之渊，是在九江之间。”《楚地记》载：“巴陵、潇湘之浦，在九江之间。”宋人胡旦、朱熹、蔡沈皆以注入洞庭湖的九水为九江，虽然个别河流有差异，但其中均包含“资水”。康熙《宝庆府志》卷十一“地舆·形胜”载：“九江孔殷，资居其一。”1957年安徽寿县出土了楚怀王六年（前323）的“鄂君启节”，“资水”赫然在目：“上江，入湘……入资、沅、澧、油。”由此可见，先秦时期，已经有了资江之名，资江的历史露出冰山一角。

康熙《梁志》

研习道光《宝庆府志》，常遇到康熙《梁志》，譬如该书卷六十一“疆里记”：“有桃花洞。城南七里许，俗称十二景之一‘桃洞飘香’者也。康熙《梁志》：‘由城南官道左径至，洞扉高丈余。’”“东山上有一寺，即宋

太平兴国讲寺。康熙《梁志》云：‘东山岔起城左，如覆孟然。上有寺，奉三世尊。’康熙《梁志》是本什么样的志书呢？百思不得其解。今年在网上花费200余元买到了康熙《宝庆府志》，读序言，一阵狂喜，查“桃花洞”“东山”，心花怒放，一切疑惑烟消云散。原来此志书是康熙年间在中宪大夫宝庆府知府兰阳梁碧海主政时撰修的，简称“康熙《梁志》”。

宝庆的来历

“铁打的宝庆府，纸糊的长沙城。”宝庆是一个有厚重历史的地方。

近读《晓山话邵阳》，里面谈到了宝庆的来历。“邵阳古称宝庆，源于宋理宗在大祥区发现‘宝秤’，后自定年号宝庆，铸宝庆元宝，并赐名邵阳为宝庆。”还说起初的任职邵阳防御使期间，曾在城外邵水桥下获得一件价值连城的宝物——宝秤（谐音宝庆），他视为祥瑞之物，当皇帝后，即以宝庆为年号，封邵州为宝庆府。这可能是一则美丽的传说。本人觉得这种说法十分可疑，拟定年号是国家大事，一般会经过高层讨论。宋朝文治极盛，年号引文常出自古之典籍。现已初步查明，宋理宗“宝庆”年号取自《易传·系辞下》“圣人之大宝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与《尚书·吕刑》“一人有庆，兆民赖之，其宁惟永”而来。

（易立军，隆回人，中国屈原学会会员，邵阳市作协会员）

雪峰大桥 雷洪波 摄



品茗谈文

吹灭读书灯 一身都是月

张燕峰

我酷爱读书。年轻时，爱读书，大多如陶渊明老先生所言“不求甚解”。那时，书读得很快，从翻开第一页开始，就急切地想知道主人公经历了哪些悲欢离合，他在情感和生活的漩涡里到底做出了怎样艰难的抉择，命运有没有辜负他，最后又是怎样的结局。就是在这样急迫心理的驱使下，我一目十行，目光像贪婪的蜜蜂舞动翅膀一样，在散发着墨香的文字间翩跹，流连忘返，直读得酣畅淋漓，如醉如痴，忘记了吃饭，也忘记了睡觉。

《第二次握手》《安娜·卡列尼娜》《复活》《战争与和平》《牛虻》《追忆似水年华》……就是在这一时期阅读的。由于太过痴迷情节的跌宕起伏，而忽略了对语言和艺术形式的品味和欣赏。不过，可以肯定的是，这些文学书籍为我的生活打开了一扇五彩斑斓的窗口，让我看到了世界的浩瀚辽阔和生活的丰富多彩，让我意识到自己是多么卑微浅陋，如一粒

微尘，如一棵小草。为了摆脱困囿我的种种看得见看不见的束缚，我更加渴慕读书，我渴望与那些高尚的心灵对话，我沉迷于与智者思想的碰撞。就在这种交流与碰撞之中，我获得了从未有过的精神的愉悦和心灵的解放。正所谓“读史使人明智，读诗使人灵秀，哲理使人深刻……”读书丰富了知识，陶冶了我的情操，甚至不知不觉也改变了我的容貌。我变得博学，谈吐得体，风度优雅——在阅读中，我遇见了那个正在脱胎换骨破茧成蝶的自己。

随着年龄的增长，也随着书籍的滋养浸润，我的内心世界逐渐由奔腾喧嚣渐趋于平静从容，阅读的速度也不自觉地慢了下来，读书也更侧重于品读。这一阶段的阅读，不再盲目地追求阅读的数量和速度，而是既注重汲取思想的精华，又注重学习欣赏艺术形式的完美呈现。我常常为书中的某一句话而情不自禁地

会心一笑，也会为作者构思的精巧和匠心独运而击节赞叹。

遇到一本好书，那是上天对自己的恩赐。阅读一本好书，更是可遇不可求的好缘分。对于这样的好书，我觉得如果浮光掠影，蜻蜓点水，简直是辜负了上天的一番美意，实在是愧对作者呕心沥血的奉献。于是，我开始反复地一遍又一遍地阅读一本书。

《平凡的世界》《霍乱时期的爱情》《百年孤独》《瓦尔登湖》……就是在这一时期反复阅读的。每一次阅读都有一种全新的感受和体验，都有一种意想不到的感动在猛烈地撞击着心扉，那一种感觉真是妙不可言。正如北宋词人张孝祥在《念奴娇·过洞庭》一词中，面对中秋时节洞庭湖“素月分辉，明河共影”的美景，发出了“悠然心会，妙处难与君说”的浩叹一样。是的，读书之乐、读书的妙趣真的是一种难于与人分享的独特而奇妙的精神之旅。

黄永玉先生曾说过“关掉读书灯，一身都是月”。确实如此，在每一个万籁俱寂的夜晚，当我放下缠绵已久的书本，浑身舒坦，似乎沐浴在如水的月光下，每一个毛孔都舒张开来，都在尽情吞吐接纳天地灵气，心灵也如月光一般空灵、澄澈。如果进入梦乡，就连做梦都是香甜的呢。